

仙门叛徒·魔界孽障·魂系前生·情牵今世

倾世三生梦

玄幻
武侠

上 QINGSHI

MOJUN

涂去你所有的尘世气息，
冲去你所有的前世机缘。

当你跳下轮回道，便仙根尽毁，魔身尽失。
从此再也没有人能找到你……

转身 著

ZHUANSHEN WORKS



手机阅读

编辑短信 8080 发送至 10086

中国移动手机阅读 同步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你世一绝品

转身 著

上 ONGSHI
MOJUN

ZHUANSHEN WORK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倾世魔君 / 转身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399-4888-1

I . ①倾… II . ①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6640号

书 名 倾世魔君 (上、下)

作 者 转 身
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 戚兆磊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张雨晴
责任监制 刘 魏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00×980毫米 1/16
字 数 405千字
印 张 34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4888-1
定 价 49.8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你生一夢

目錄[上]

第一卷 初長成

第一章 肉體凡胎	3
第二章 結仇墜崖	18
第三章 初見魔君	31
第四章 煞氣天生	49
第五章 初遇鬼皇	63
第六章 以血續命	76
第七章 雾月山巔	88

第二卷 風雲涌

第八章 與魔初吻	101
第九章 舍身相救	122
第十章 二王交鋒	144
第十一章 前塵往事	162
第十二章 身世謎團	181
第十三章 惊現亭兮	201
第十四章 妖王化蝶	224
第十五章 栽贓嫁禍	245

你是我一生最爱的人

目录 [下]

第三卷 情根种

第十六章	惨遭毁容	271
第十七章	一剑穿心	300
第十八章	动情者输	329
第十九章	天煞孤星	346
第二十章	顷刻白发	364
第二十一章	雪天见血	376
第二十二章	魔亦有道	391

第四卷 天亦老

第二十三章	美人示爱	417
第二十四章	山雨欲来	429
第二十五章	转世投胎	453
第二十六章	仙兵围剿	469
第二十七章	三人无欢	486
第二十八章	逼入黄泉	498
第二十九章	神女归来	514
第三十章	仙魔对战	523
尾 声		535



初长成

第一卷

QINGSHI MOJUN

肉体凡胎



晋代乐府诗《长安行》：“莫以长生久，但恐一朝死。莫以多财富，但恐一朝失。”

“大慈大悲的佛祖，小地祇只一念而生嗔心，怎奈得你，连一颗草木上下的杀念都

有放逐要革除，功德小造付空。施物欲还持小小私心，怎奈得你，连一颗草木上下的杀念都

变道，妄想取乐何的一念而生嗔心。丁宝的

了，是故欲以解脱身于三千世界，却不知

若有了解脱身，想来生天石人将当属一小劫一劫灰。且免了生中身也，

因中水体素火劫灰，才不求解脱之法。大慈大悲的佛祖，嘴白须白降生，

得此恩泽，从安然坐，告出宝珠普度苍生，生我“爸爸”，吾自解吾“道”。

“……。且免了生中身也，因中水体素火劫灰，才不求解脱之法。大慈大悲的佛祖，嘴白须白降生，得此恩泽，从安然坐，告出宝珠普度苍生，生我“爸爸”，吾自解吾“道”。

“……。且免了生中身也，因中水体素火劫灰，才不求解脱之法。大慈大悲的佛祖，嘴白须白降生，得此恩泽，从安然坐，告出宝珠普度苍生，生我“爸爸”，吾自解吾“道”。

“……。且免了生中身也，因中水体素火劫灰，才不求解脱之法。大慈大悲的佛祖，嘴白须白降生，得此恩泽，从安然坐，告出宝珠普度苍生，生我“爸爸”，吾自解吾“道”。

“……。且免了生中身也，因中水体素火劫灰，才不求解脱之法。大慈大悲的佛祖，嘴白须白降生，得此恩泽，从安然坐，告出宝珠普度苍生，生我“爸爸”，吾自解吾“道”。

“……。且免了生中身也，因中水体素火劫灰，才不求解脱之法。大慈大悲的佛祖，嘴白须白降生，得此恩泽，从安然坐，告出宝珠普度苍生，生我“爸爸”，吾自解吾“道”。

夜风呜呜吹着，四周树影簌簌晃动，天空一钩残月逐渐被乌云遮盖光芒，越发显得阴森恐怖。

芫儿缩了缩脖子，迈开小腿，却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她在这树林中迷了路，已经在里面穿行一天了，原本是来祭拜爸妈，后来看见一只雪白可爱的兔子，追着追着竟到了林子深处。

“这小东西，味道闻起来真香啊！”

“甜美的血，幼嫩的鲜肉，肯定好吃。”

“我去捉了来，咱们兄弟俩一起分享。”

“嘿嘿，嘿嘿……”

芫儿睁大眼睛，惊慌地左右张望。她又撞鬼了吗？从小她的眼瞳就和一般人不同，情绪波动时就变成碧蓝色。这也就算了，她不敢跟人说的是，她常常能看见飘浮在半空的鬼魂。

一阵阴风刮过，芫儿差点尖叫起来。

这次的鬼……怎么这么丑啊……

“小东西，别怕，跟哥哥来。”一棵大树上轻飘飘地落下一个黑影，脸色惨白兮兮，五官全部挤在一块儿，口耳眼鼻像被胶水黏住，扯都扯不开。

“你、你……我和你无冤无仇，别捉我啊！”芫儿壮起胆子，稚气的声音还是有点颤抖，伸手用力挥了挥，“我有驱鬼宝玉，你别过来！”

“什么破玉，给哥哥我看看。”那只鬼咧开大嘴，心情颇好地调笑。

他一笑，芫儿眼睛都不敢睁开了，太丑了太丑了！她从没见过这么丑的鬼！

她系在手上的玉佩一扬，碧光暴涨，那鬼啊的一声惨叫，身形一点点被光芒吞没，直至消散殆尽。

“太白派的麒麟神器？！”隐藏暗处的另一只鬼惊叫，咻咻两声逃窜离去。

听见周围安静了下来，芜儿小心翼翼地睁眼，耷拉着小脑袋，垂头丧气地往林子里走去。她肯定是越长大阴气越重了，三岁的时候第一次听见鬼说话，五岁第一次看见鬼影，十岁被鬼压身，现在十三岁开始招惹鬼近身了

她在林中走了会儿，见有一条小河，就坐到大石头上休息，顺便脱了鞋袜，泡泡走到发麻的脚。这座树林到底有多大，怎么似乎走不完？她低头看着水中倒影，喃喃自语，“爸爸妈妈，你们保佑芜儿快点走出去，虽然芜儿没有见过你们，但知道你们一定在天上看着芜儿的。”

“嘻嘻。”

清脆的笑声响起，芜儿看到水影里冷不丁多了一张人脸，吓得赶紧收回腿。

“你叫芜儿呀？”水里的那张脸浮了上来，水滴顺着黑色长发垂落，衬得那清丽绝美的小脸越发动人。

“你是谁？怎么在水底？”芜儿小心地后退几步，疑惑地看着美人。

“我叫莫莫，就住在这条莫河里。”美人看起来年纪尚小，调皮地冲她眨眼， “你从哪里来得太白派的神器？”

“什么神器？”芜儿一头雾水，忽然一愣，诧异地指着美人，“啊？你……你……”

美人莫莫在水里游动，半倚着水波，光裸的上半身露在水外，下半身的鱼尾巴忽隐忽现。她也不遮掩，笑看着芜儿，说道：“大惊小怪做什么，我还没修炼成人形，等过几年我就能隐去尾巴了。”

“你是美人鱼！”芜儿大惊，这世界上居然真的有美人鱼！

“这又不稀奇。”莫莫没好气地甩甩尾，“我看你虽然拿着神器，但不像修仙的人，身上一点法力气息也没有，这座林子鬼怪甚多，你还是赶紧过了河，往太白山去吧。”

“过河？没有船，我过不去。太白山在哪儿？我为什么要往那里去？我要回家啊。”芜儿挠挠头，一脸愁苦。

“我驮你过河，你跳到我背上来。”看着这个凡人小丫头可怜兮兮的模样，莫莫善心大发。

“哦……”芜儿心想，过河之后应该有路了吧，说不定还有过路车，她先过去再说。

她在河岸助跑，一跳蹦上美人鱼光溜溜的背，险些不稳掉进河里。

“勾着我脖子，别掉下去了。”莫莫叮嘱一声，划动双臂，尾巴似螺旋桨，速度极快地游向前。

芜儿牢牢地抱着莫莫的脖子，没几分钟，竟然就到了对岸。

“丫头，这次我帮了你，以后可别忘记回报我。”莫莫看她爬上岸，笑嘻嘻地摇着鱼鳞闪烁的尾巴道别。

“谢谢，我会记住你的，莫莫。”芜儿认真地道谢，抬头望向远处的山峰，心里哀叹一口气。除了树林就是大山，这究竟是什么鬼地方？

太阳的金边透出云际，一线晨晖显露，天快亮了。

芜儿走到太白山脚下时已经是大中午，日头毒辣，晒得她的小脸红扑扑的。

“快！布阵！”

山腰上，一群青衣束发的男子急匆匆跑下，人人面皮紧绷，如临大敌。

“师兄，这次连掌门师祖都破关而出，对手很厉害吗？”其中一个年纪较小的弟子疑惑地问。

“你入门时日尚短，但应该也听过一百年前魔君大战羲神的事。”

“我知道，羲神为了镇压魔君墨隼，以神之身炼作镇魔鼎，锁了魔君魂魄，永生永世。”

“你只知其一，不说了，快快布阵，魔界的孽障们就要攻上来了！”

芜儿迷惑地看着他们，只见七七四十九个青衣弟子各自脚踏一块奇石，持剑围起不规则的大圈，圈里微光闪耀，似剑光，又似无形气流。

她想这太白山也上不去了，这些人也没空帮她指路，不如自己找找其他路。

她掉头回走，走了十多分钟，又是一座林子。芜儿简直觉得是鬼打墙了，靠着一株桃花树，唉声叹气，“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啊……”

“你回不去了。”

树上传来一道悦耳迷人的嗓音，芜儿抬起头，不禁看得痴了。

高立树顶之人，身穿桃绯色的锦缎袍子，风一拂，衣袂飞扬，极其好看。白皙俊美的脸无比精致，一双微微上挑的狭长眼眸含着一丝玩味笑意，薄唇轻轻勾起，染着几许邪气。他身影似乎未动，人已站到芜儿面前，树上桃花瓣纷纷落下，香气惑人。

“你长得真美……”芜儿傻傻地赞美出声。

“有多美？”男子挑眉轻笑，眉间一朵烈焰印记若隐若现。

“比仙子还美。”芜儿不假思索地回答。

“你见过仙子？”男子似觉有趣，伸手捏捏她白嫩嫩的脸颊。

“没有。”芜儿摇头，真诚地道，“就算不比仙子更美，至少一样美。”

“真是老实的孩子。”男子捏完她的脸，又伸指戳戳她的眉心，半晌收回手，唔了一声，道：“你倒确实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啊？”芜儿听不懂。

“上古之神开天辟地，自此有了天地，有了生灵，便也有了时空。”男子难得耐心地解释，“你从另一个时空来，明白吗？”

“不明白。”该不会是穿越吧？她虽然看过穿越的电视剧，但那种事不是虚构的吗？

男子扬唇笑了笑，那笑容似云开月现，光华异常明媚，叫人一眼望去便失了魂。

芜儿痴痴望着，一时忘记说话。

“你虽是凡胎，但也有些奇特，我的穿心术在你身上竟然失效。”男子微微皱了皱眉，狭长的眸中光彩暗去，添上一抹妖异晦色。刚才他一指点在她眉心，犹如探入虚无空洞，无一分一毫的欲念，令他窥探不到她任何想法。

“神仙哥哥，你知道哪里有公车吗？”芜儿听不懂什么穿心术，只想赶快回家。

“我不是神仙。”男子大笑起来，摸摸她的头，“我叫绯尧，你可以叫我绯哥哥。先别急着回家，我带你去看看好戏。”

“好戏？是太白山那边吗？”

“聪明娃儿。”

男子揽臂抱起她，腾身一跃，眨眼间就消失在桃花林。

挑了一处方便观战的山石，男子牵着芜儿，悠然斜倚石壁，眺目观望。

芜儿心中大叹这瞬间挪移的神奇，更认定这个绯哥哥是个神仙。

“魔君墨隼是谁？他们为什么要打架？”稍稍平复了一下惊叹，芜儿好奇地问。

“魔君被困百年，魔界群龙无首，筹谋夺取十大神器多年，今日终于正式出手了。”绯尧闲闲地回答道，一副事不关己的懒散样子。

“十大神器？”她昨晚好像听那个鬼提到过“神器”二字……

“太白派竟是首当其冲，魔君的左右护法不知哪里听来的消息。”绯尧摩挲着优美的下巴，略有沉思。

“那个魔君……他很恐怖很可怕吗？”芜儿皱皱小黛眉，心想那个墨隼定是非常丑陋吓人的魔头。

绯尧勾唇笑了笑，眸光渐渐深邃，似看到时光的无尽深处。

魔君墨隼，是他三百年来见过最强大的人，本是凡胎，修炼数百年，未成仙反入魔，连上古之神都为他自灭神身，已不是可怕二字可以形容。那一袭永恒的墨黑衫袍，那一双震慑人心的异色瞳眸，那一柄玄铁铸造的重剑，即使如今说出来，仍然无一不令妖鬼精怪神魔各界胆寒。

芜儿看他陷入沉思，不去打扰，转头聚精会神地望向不远处人魔汇集的地方，那里宣战声鼎沸。

“交出麒麟神器，留你们太白派一条生路！”

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头之中，一道红色身影立于最前方，扬声厉喝。

芜儿偷偷摸了下手上的玉，发觉那玉似乎隐约发烫起来。

“棋魔！你们胆敢欺上山来，以为太白山是什么地方？”七星阵法的领头弟子大声道，手中宝剑一振，激起清越的剑鸣声。

红衣红发的棋魔冷冷一笑，面容十分清俊，若不看那双血色魔眸，倒和普通男子相差无几。只见他手握一个红玉棋盘，盘中颗颗棋子殷红得似要滴出血来，他猛拍一掌，棋子凌空腾起，疾速飞射而出，像有生命一般攻击阵法中人。

芜儿看着，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那些血红棋子竟然会转弯？

“雕虫小技！”青衣弟子傲然一喝，“起阵！”

四十九名弟子脚踩奇石，迅速变换位置，似有特殊规律，手中的剑芒逐渐暴涨，形成极大的光圈，棋子一碰到光芒，铿锵锐响，顿时弹开一丈远。

那光圈牢不可破，众魔涌了上去，各种兵器劈砍，全都被生生倒弹开。山脚下，发起攻击的多名魔人东倒西歪，在阵外咒骂喧天。

棋魔抚摸棋盘，依旧冷冷笑着，并不急恼。与他并肩而站的一个蓝衣女子，不疾不徐地席地坐下，纤细指尖晃动，腿上突然显现出一张古琴。她随意地拨动一下琴弦，清扬的音符流泻，宛如天籁。

“丫头，这琴声你可不能听。”山石后，绯尧伸手捂住芜儿的耳朵。

“为什么？”芜儿不解地问，眼神天真纯净，“很好听啊。”

绯尧眸光波动，眯眼问道：“刚才那一声，你没感觉到胸闷气涌，血气翻腾？”

“没有。”芜儿老实地摇摇头。

绯尧放下手，饶有兴味地掀掀唇角，那就看看这个凡人丫头有多少奇特天赋。

只见蓝衣女子妖艳的眉目笼上一层幽蓝异光，青葱手指勾弦拨动，逐步加快，顷刻间指影婆娑，琴音大作。这一曲迷魂记，幽幽动人，带着凄婉悲伤之意，令人闻之落泪，黯然神伤。

靡靡之音，连绵不绝，空中鸟雀飞逃，依稀可见几只逃慢了的小鸟扑腾着翅膀垂直跌落，摔得血肉模糊。倒在阵外的那些魔人挨不住魔音穿耳，哀叫着满地打滚，脸上泪痕斑斑，自己却浑然不觉。

而七星阵中的太白弟子，个别功力较弱的已经眼眶泛泪，咬牙强忍，连带剑光也弱了下去。

棋魔看准时机，手一扬，率领一队魔兵攻上。但见一颗猩红棋子飞入光圈最弱的空隙，阵法被破，众人兵戎相见，刺耳的金属声漫天，夹杂着未停的凄楚琴音，更叫人心烦气躁，神智混乱。

“太白派要输了吗？”芫儿不禁担心起来，仰头望向俊逸如仙的绯尧。

“不知。”绯尧耸耸肩，神情轻松，眉心的烈焰印记却隐隐浮现，一双眸子平添几分妖异深沉的谋算之色，“如果太白老道亲自出马，胜负难说。”

那边，第一战胜负已分，四十九名青衣弟子无力招架，狼狈后退。棋魔血红瞳眸涨起杀气，红棋犹如血雨，漫天而落，咚的重声击中青衣弟子的头骨，一片骨裂之声响起，便见脑浆飞溅，血腥味冲天。

“啊！”芫儿惊恐失声，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里盈满泪水，颤声道：“他怎么可以那么残忍……”

琴魔的琴音已止，绯尧看向芫儿，眉头不着痕迹地皱了皱——这丫头分明没有半点法力，竟抵得住那充斥魔力的迷魂琴声，实在太令人费解了。

一众魔人在棋魔和琴魔的带领下冲上山，绯尧携着芫儿不紧不慢地跟上。

偌大的太白山，共有三座山峰，最高山脉位于中央，陡峭异常，高耸入云。他们所到的是最低的一脉山峰，太虚殿前空地宽阔，激战正在展开：上千名魔人凶猛非常，无一惧死，和几百名青衣弟子缠斗，魔气剑气浓浓笼罩大地，天色都暗沉了下来。

芫儿见魔人被砍下的头颅又自动接上，再扑入迎战，深觉恐怖。

到处是绿油油的魔血喷洒，散发着刺鼻的腥味。琴魔蓝沁柳眉一皱，抚动手中的古琴，靡靡魔音一符一符飞出，宛如透明冰刃，刺入青衣弟子身体，爆出幽蓝光芒。转眼间已有十多名青衣弟子倒地不起，痉挛抽搐。

芫儿和绯尧藏身于一株古树顶端，她看着这样残忍血腥的一幕，愣愣失神，又害怕又无措。

琴魔蓝沁手指一顿，蹙眉，眼角余光瞥向古树方向——尧王来了。但他身边那个孩子，小小年纪，平凡无奇，竟抵得住她的魔音？

忽起兴致，蓝沁伸手抓去，那手臂无限延长，穿过缠斗的人群，直对芜儿的身子。

“啊——”芜儿惊慌地看着那古怪手臂，却觉腰间一紧，被绯尧牢牢扣住。

她第一次看见绯尧眼中的凌厉煞气，似在警告手臂的主人这个女孩儿是他的专属物。

蓝沁琴声未断，身随音动，只见蓝光掠过，人已飞至古树枝丫上头。

“尧王，这孩子——”蓝沁媚声如丝，软弱无骨的身子往绯尧胸膛靠去，调笑道：“该不会是你的私生子？”

绯尧毫不客气地推开她，冷冷道：“凡人而已。”

“借我玩玩。”蓝沁话未说完手已伸出，极其快速，长长的指甲擦过芜儿脖子，血丝顿时渗出。

绯尧面色骤寒，一掌击去，正中蓝沁美艳的脸庞，“我的人，你也敢动？”

蓝沁怒笑，却不敢还手，伸舌舔了舔染血的指甲，突然间脸色变得惨白，仍在抚琴的左手瘫软，无力再传魔音。

“怎么？”绯尧也吃了一惊。他刚才不过是寻常的一个耳光，半分法力都没用上，她竟然一瞬间失去魔力？

“这孩子……”蓝沁大惊，声音都颤抖起来，“她的血……”

芜儿摸摸微疼的脖子，表情茫然无辜。

“这孩子将来必成祸患……”蓝沁定了定神，眸中厉光闪动，拔下头上银簪，幻化成长剑，“尧王，今日我一定要杀了她！你不要阻止我！”

绯尧稍有迟疑，就见剑尖挑破芜儿衣领，还没等他出手相救，芜儿手上的碧玉猝然滚烫，她哎呀一叫，歪着身子跌落古树，避过那凶险的一剑。

“好烫！”芜儿小声喃喃，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摔下来却一点都不疼。掩在袖子里的宝玉温度又退去，清凉地贴着她的肌肤。

蓝沁惊异莫名，反倒不敢再妄动。难道这孩子是上仙变身来保太白派的安全？一分仙气都没有泄露，功力已是深不可测。

“你别再过来……”芜儿冲她喊，龇牙咧嘴作出一脸凶相，却是更显可爱有趣。

蓝沁跃下古树，盘腿而坐，调息半晌，略安了心。魔力虽暂时消散，过几日就能恢复，不算太糟。但今日大战太白派，她已没有能力再战了。

芜儿后退几步，警惕地盯着她，完全不知道自己误打误撞，替太白派解了一围。

绯尧皱眉，狭眸忽明忽暗，妖气浮动。他原想趁机潜入太白峰一探麒麟神器的下落，可现在魔兵失去琴魔的力量，撑不了多久，白白错失一个良机。

他纵身飘落树下，抚摸芜儿的脑袋，温声问：“丫头，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唐，叫芜儿。”

“芜儿，吾儿……”绯尧沉吟，忽道：“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徒弟？”

蓝沁闻言诧异，尧王三百年来从不收徒，今日要破例了？

芜儿想了会儿，摇头道：“谢谢神仙哥哥，我还是想回家。”

绯尧只是淡笑，道：“罢了，你心性单纯，跟着我对你未必是好事。暂且留在太白，以后有空我就来看你。”

“神仙哥哥，你要走了吗？”芜儿听出他的道别意思，紧张地扯住他的衣袖，“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怎样才能回家？”

“傻丫头，你还不明白，你穿越时空，怕是回不去了。”绯尧捏捏她的小脸，右手一旋，一朵烈焰立在掌心，“火令，送给你。芜儿，我们会再见的。”

“火令？”芜儿看着那团火焰，为难地道：“我要怎么收藏它？”

“真是傻孩子。”绯尧朗声笑起来，手掌一握，再打开时火焰已成一块褐红的木牌。他随手撕裂袍摆，布条变幻成细绳，穿过木牌，系到芜儿脖子上。

“谢谢神仙哥哥。”芜儿虽然不知道那火令有什么用处，但神仙哥哥送的，就是珍贵宝贝。

绯尧揉揉她的发顶，才转身对蓝沁道：“不甘心，都要无功而返了。你随不随我一道走？”

蓝沁自然点头应允。她功力全失，留在这里纯属找死。

一红一蓝的身影如光影闪过，芜儿只觉眼前一晃，两人已经没了影踪。

她孤零零地站在树下，不知何去何从。

太虚殿前，一个白眉白须的老者缓步走下台阶，沉声开口道：“魔界如此猖狂，真当我太白派无人了吗？”

他的语调不高，但声音稳稳送出，令听者耳膜震动，隐隐疼痛，一下子便镇住了在场所有人。

棋魔脸色阴沉，他刚刚收到蓝沁的内功传音，她竟然莫名其妙失去魔力，随尧王撤走！如今太白掌门提前出关，他们已无胜算。

“众魔兵听令，撤！”他当机立断，扬手一挥，大喝道。

魔人齐刷刷退战，训练有素地撤回。

白眉老者止住门下蠢蠢欲动的弟子，神色冷静祥和，静看一众魔人退下山。

“师父！”一个青衣玉冠的少年愤怒难平，上前道，“魔人杀害我们多名弟子，难道就这样放他们走？”

“尘珀，妖魔两界已经暗中联盟，切不可逞一时之勇，让妖孽钻了空子。”

老者语气沉静，目光一转，看向古树下的孩子。

芜儿对上老者睿智透彻的眼睛，心里一跳，那个老爷爷该不会以为她也是魔人吧？

“孩子，过来。”老者神色和蔼，向她招手。

芜儿迟疑地走到殿前，周围太白弟子全都盯着她，眼光警觉而戒备。

“你叫什么名字？为何和……那人在一起？”老者抬手放在她的天灵盖，轻轻触碰。

“我叫芜儿。”芜儿仰起头，回答得坦荡天真，“神仙哥哥是好人，他带我来观战。”

老者收回手，轻叹道：“你的命格特殊多舛，我竟算不出你的劫数。罢了，既来之，则安之。”他转向青衣少年，道：“为师破关而出，实属迫不得已。这个孩子暂且交由你照顾，你好好教导，其他事等为师出关再做打算。”

老者说完，自顾自地去了，素袍飘飘，仿若仙人。

少年走近芜儿，扯扯她的辫子，不情不愿地道：“你叫芜儿？以后你就跟我住在若虚院，没事别打扰我，自个儿玩。”

芜儿拽回辫子，没好气地道：“谁要跟你住！我要回家！”

“师父叫我看着你，自有他老人家的道理，你别想偷偷溜下山。”少年伸手戳戳她鼓起来的圆乎乎的脸，似乎觉得好玩，又戳了几下。

“喂！”芜儿不禁生气，“你这个人怎么这样？乱戳别人的脸，很没有礼貌。”

少年犹有几分孩子心性，拉起她的手就走，一边说道：“我看你只是个凡人，爬到太白山上来做什么？是不是想拜师学艺？”

芜儿抽了半天手，抽不回来，闷闷回答道：“我迷路了，可能回不了家了。”

少年看她眼眶红红的，心头一软，轻声哄道：“你别哭啊，最多我不扯你辫子，不戳你的脸。在太白山修仙其实很好，我父……我爹把我送来这里五年，比

在宫……比在家的生活简单快乐多了。”

两人聊着，不一会儿就到了一座院落。青翠竹林围绕着木屋，清幽雅致，木屋里面房间不多，大约五六间的样子。

“师父收了五个徒弟，都住在若虚院，我排行最末。”少年带芜儿到一间房门前，讲解道：“这间住着一个女孩儿，是南海岛主的女儿。你和她同住一间吧。”

他敲门，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前来开门，模样生得十分娇俏，眉飞入鬓，一双微微上斜的丹凤眼，透着几分清高傲气。

“尘珀师兄，什么事？”她开口就唤师兄，口气倒是娇软。

“师父还没收你做徒弟，比试大会也还没到，你这声师兄叫得早了。”少年不以为然地笑笑，介绍道：“对了，菁菁，这位是师父的客人，叫芜儿，你们暂时同房吧。”

芜儿向她微笑，礼貌地道：“姐姐好。”

那叫菁菁的女孩把俏脸一扬，哼了一声，径自走回房间里。

芜儿心想，这个同房姐姐不太好相处啊，不过也没关系，等她弄清楚回家的办法，就赶快下山。

就这样住下来，一晃十天过去。

期间，芜儿逢人就问，终于有些相信，自己确实穿越了。

这夜，圆月如银盘，高挂夜幕一角。芜儿看同屋的洛菁菁睡得香甜，就自己一个人出了房间，到后院外的石亭透气。亭子对面瀑布飞泻，水声激荡，带来一丝丝凉意。

芜儿忽然睁大了眼睛，瀑布里有人吗？

白影绰约，似在水幕里，又像是月光投影其上，神奇好看。那白影手中持剑，身随剑舞，仿佛人剑融为一体，契合缱绻。

芜儿看得呆了，突然几滴水珠溅来，她怔了怔，却见一个白衣男子站在她面前。

“你是芜儿？”男子微微扬唇，笑容清浅淡薄，宛如被夜风一吹就会消散。他的五官在月华照映下格外轮廓分明，墨色的眉如远山，璀璨的星眸光泽温润，却带着一丝丝难言的清冷。锦缎白袍似水柔滑，一头银白色长发随意披散垂下，偶有轻风拂过，勾勒起银色弧度，似剑芒似月华。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你是谁？”芜儿从未见过满头银发而又这样好看的